

胡伟专栏·群峰青

人间小景

小说世情

呼吸原始森林

森林有很多类型：次生林、人工林、红树林、原始森林等。次生林和原始森林是比较重要的概念。次生林是南北城市、平原、丘陵比较常见的林种，消失的老森林产生新树林，新树新草，看上去新绿一片。基于地域、历史等情况，我们已经许久没有和原始森林深度打过交道，不知其气息和味道。品味原始森林，有时还得在外围书橱里跟着山地作家体会。

中国地理特征是西高东低，山岳纵横，气候多样。森林从西部高原雪线开始，向沿海东部逐级减少分布。西部、北部、西南的原始森林还保留着，但是总量还是不足。由于新闻工作性质，我去过北方、西北、西南、中部、南部的一些原始森林，甚至还接触过俄罗斯的原始森林。在原始森林里，作为个体，脱去了智慧属性，置身于森林的绿波里，像一个自由的分子，那种感受难以描述。而水泥地、草地，次生林、原始森林，给人的感受是彻底不同的。对于原始森林的感受只有到实地才能体会。过去我对一般的森林很是熟悉，南方的丘陵有着无数的山林，没少看过，只是没有真正去过纯原始森林。后来有机会去原始森林，才有了感性的生态认识。

去过大兴安岭的红松林、天山雪山下的云杉林、海南的红树林、四川稻城的高海拔林等，它们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，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云南的原始森林。

记得1999年世博会首次在昆明市举行，我们去了丽江。丽江是古老的小城，有家门口的溪水、纳西古乐。小城干净、优雅，和内地小城有着很不一样的味道。听闻丽江不远处有白马雪山，但我们没有时间准备去那里，打听到附近还有一个云杉坪，不远不高，方便观看。于是，我们马上就出发了。

当时正值秋天，气温尚不冷，四处还有花草，绿的草坡让人眼睛一亮。一行人到了山脚下，坐索道上山。座位比较简单，人坐在座位上，两腿悬空。索道启动后，山坡带着细细的云杉，朝我们身后飞去，水汽越来越浓重。不一会儿，到了终点，下了索道，跟着人们向深山走去。这里的树木和路上见到的树木明显不同。如果说路上见到的云杉是小伙，这里的云杉就像爷爷。

雾气弥漫中，我们毫无心理准备地走进原始云杉林。只见一路上数人腰粗的巨大云杉群拔地而起，树身上挂满了绿色青苔，直奔天际。站在树下，我们好像可以忽略不计。在树林的小道上，倒伏了很多老死的云杉树，因腐烂断成了一节节。中空的树身，一个人可以轻松爬进去。空气由于负离子太多，呼吸一口，仿佛吸了纯氧，肺腑顿时血气奔涌。在大云杉林里，我们拍照，惊呼，小心走着，感觉到了魔幻森林，人的一举一动都是不由自主的。

约莫半个多小时穿过云杉林，来到一个开阔的草地，这该是云杉坪了。坪约有1平方公里，全部是绿油油的草地，很多人在草地上玩耍。这个草地被四周深绿色的云杉林紧紧包围。更远处，有白色的雪山高高耸立，不是白马雪山，不得而知。

这时，我的神情依然留在刚才走过的云杉林。第一次和它湿漉漉亲密接触的刺痛，让我的美学细胞不停地分裂。我还在回味原始森林神秘、自然、生机一齐迸发的味道，这样的感受是从来没有过的，至今难以忘记。

云南省以生物多样性闻名，植物动物不计其数。哀牢山等原始森林，至今还是人迹罕至。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，一是源于云南山多，二是源于原始森林多。当然，雨水必不可少。我后来又去过云南几次。有次越过十万大山，去杨善洲先生工作过的林场采访。一路上不断遇到很多森林。进了场部，树木都比较粗壮。我没有到了原始森林的那种强烈感觉。给杨善洲纪念碑鞠躬后，环顾四周，森林给人苍翠如海的感觉，但是这次的感受没有超过上次。

我回顾原始森林给我最初的感受，是因为国内还有不少不能亲身体会原始森林。这固然是原始森林不方便大多数人进出，但是由于原始森林总量不足，导致我们还不方便开门见山，直接和原始森林交朋友。人类来自森林，走出森林之后，创造了新世界，这个世界和森林不自觉保持了很大距离。原始森林是人类的保护神，在水土保持、物种多样性、气候稳定、提供自然资源、生态科技美学等方面具有不可计算的价值。原始森林是我国自然资源的瑰宝，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。道理大家都明白，可是有多少人能真正体会和熟悉原始森林的气息。

一个成熟的原始森林的形成至少需要百年以上的时间，不是人工林所能迅速替代。经过75年的生态保护建设，现在我国到处都可以见到绿色森林。随着三北工程、国家公园、国家植物园等国家级生态建设项目持久实施，一个较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将逐渐浮现在我们身边。和原始森林为伴，理解自然，我们将发生很多改变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自行车

徐新

明瓦亮，前面车把上系好红布头，在媒人的带领下，喜气洋洋地去接新娘。吃完中饭，一骑人又带着新娘、伴娘等往回赶。喝了酒的新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常常边骑车边扭过头和新娘说悄悄话，时不时传来新娘的窃笑声，偶尔也看到新娘的粉拳轻捶了新郎一下，于是新郎蹬踏起来更加有力了，车子急驰起来，在新娘的轻呼声中，爱情的小手情不自禁地紧紧抱住了新郎的腰身，那旋转的车轮更是归心似箭了……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为了方便父亲上下班，家里省吃俭用也买了辆“永久”牌二八型自行车。看着父亲娴熟的骑车技术，我也向往着啥时候能学会骑车。于是，等父亲下班回来去地里帮忙干农活时，就偷偷地把车推出来。刚开始推不稳，扭扭歪歪。过了几天，开始学溜车，左脚踩到踏板上，右脚使劲一蹬，车子向前冲出十几米。有时把持不住，连车带人滚到一块。摔得车把子歪了、车链子掉了是常事，当然免不了挨父母的训斥。但是学车的痴心却依然不改，先从右腿穿过三脚架咯登咯登踩半圈，然后慢慢地学着蹬整圈，最后尝试着跨上大梁，屁股一扭一扭地骑，个把月下来，原来不听使唤的自行车在我手里也能驾轻就熟了。

师范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一个离家十多公里远的村办小学教书，于是家里买了辆自行车作为我的“坐骑”。晴天上班还是

不错的，边骑车边欣赏着绿田野、清清水溪、蓝蓝天空……雨天可就遭罪了，因为乡村小道都是泥路，下雨后道路就变得泥泞不堪，当车子的轮胎与挡板之间被泥块塞满时，车子就寸步难行，这时候就得把事先准备好的木棍拿出来，将里面的泥块撬掉，然后奋力往前冲，顺势飞身上车，使劲蹬踏板，加速前行，但是不一会儿，再次被不依不饶的泥块拖住了，就在这循环往复中砥砺前行，好不容易来到学校，已是狼狈不堪了。而每周末精心擦洗这四“宝”则成了我的必修课。

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发展，自行车早已如堂前燕一般飞入了寻常百姓家。到了20世纪末，摩托车、电瓶车渐渐多了起来。进入21世纪后，我国汽车制造业更是强劲发展，汽车都已逐步进入了千家万户，出行的交通工具也变得便捷、多样了；私家车、公交车、出租车、网约车等等，就连自行车都不再需要自己购买了，共享单车在市区随处可见，扫码借用，实在是方便极了。而高铁规划建设日新月异，从整体到局部日益完善，一张大型的铁路网将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，遍地开花的高铁已把天涯变成咫尺，让幸福零距离了。家用自行车也已渐行渐远、悄然落幕了。

自行车，它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曾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喜怒哀乐，现在想起，那一段难以释怀的情结依然驻留在心中。



精灵舞者
李海波 摄

山河故人

外婆和“广佬”

尹新生

1969年夏天，洪水淹没了孔城河沿岸的民房和农田，桐梓公社的合作社、卫生所和公社的房子也全部倒塌了。灾后，卫生所在夏刘庄生产队背后的山岗下建了一栋坐北朝南的瓦房，东头靠正屋墙壁搭了三间披屋，分别作厨房、饭厅和柴房，柴房留有一道后门，门外是一条乡间大路。桐梓卫生所的垃圾堆放在后门口的路边。

我母亲那时在桐梓卫生所工作，1970年春季入住新房子后，我常看到这样一个老人：中等身材，背略佝偻，齐耳短发，灰白蓬乱，大概是怕头发遮挡视线，自前额至脑后束了一道箍，古铜色的脸上满是皱纹，灰白胡子，穿一件洗得泛灰的黑色大襟褂子，衣摆达膝盖上方，腰间系一根灰色布带，整个人呈灰色调，他常在后门口垃圾堆中找寻烟头，老人木讷，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话。

这样的老人在孩童眼中无疑是异类，我一见到他就赶紧跑回房间躲着，小伙伴爱武也非常怕他。我问外婆：那老爷爷是谁？外婆说：是广佬。我不懂广佬是什么意思，爱武的奶奶在一旁说：是捉小伢的，小伢就藏在那大褂子里。

我对老人更加恐惧了。夜里梦到他穿着黑灰色大褂子的背影，梦到他带着黑色头箍的灰白蓬乱的头发，梦到他混浊的眼睛狠狠地瞪着我。

外婆知道我十分惧怕广佬，在我不好好吃饭时，不讲道理时，提出不合理要求时，她就说：广佬来了，让广佬把你带到大山里去，山里有豺狼……如是，我被吓乖了，哽咽着吞下食物，听外婆话，不敢外出玩耍。然而睡梦里的广佬更凶了，出

现的频率更多了，梦中广佬面目狰狞，紧追着我，伸出干枯的魔掌，我们即将被抓到……往往在最惊险的瞬间，即从梦中惊醒，醒时一身冷汗大声啼哭。

每当此时，妈妈便点亮煤油灯，把我抱在怀中安抚：“又梦见广佬了？别怕别怕，他是个可怜的老爷爷，不是坏蛋，不会捉小孩的。”幼年的我很难走出这种心理困境，这种状况持续了近一年。

有一次，我和爱武刚走出柴房门，见广佬又在垃圾堆找烟头，正准备转身逃跑时，广佬抬起头，沧桑的脸上写满友好的微笑，混浊的眼神中露出慈祥的目光，默然无声地朝两个小孩摆摆手，我们知道他在示好，他蹲在原地并没有追赶我俩。

我终于相信妈妈说的，他不是坏人，不是捉小伢的。我在内心与老人和解，默默地对他讲：以后我捡烟头给你抽，送糖果给你吃，你不能吓唬小孩子哦。此后他在我心中的印象由狰狞丑恶渐渐演变为慈祥善良，他终于从我的梦魇中消失。

我一直在心里寻问：广佬到底是谁？怎么穿着和大家不一样的衣服呢？他经历过什么？他可有可无地生活在那个年代，没有人在乎他的存在，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消亡。

数年之后，我因为儿时刻骨铭心的恐惧而想起了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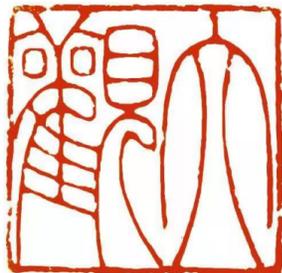
当年桐城百姓所称的“广佬”，是指抗战时期驻守在桐城的国军48军176师。这支队伍的士兵包括师长李本一都是广东广西人，如果老人是来自两广的抗战老兵，他为何没随队伍离开桐城，是部队撤离时

他正负伤休养，还是因为已在桐城娶妻成家而悄悄留下的？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他是谁已不重要了，老人的生命早已湮没在时光的烟尘中。

幼时，外婆十分疼爱我，但外婆、爱武奶奶这一代小脚女人，压根儿不知道“儿童心理学”这个词。他们拿外表异样的老人吓唬孩子的时候，根本没想到恐惧会对儿童造成多大的损害。强烈的恐惧气氛和突发的恐惧事件，会使人的神经中枢受到强烈的劣性刺激。儿童的各种组织器官较为脆弱，功能亦不完善，即使受惊吓后没有出现危急症状，也会造成神经内分泌紊乱，消化功能受损，智力发育迟缓。

外婆口中的广佬曾是住在我心中的魔，这种恐惧感至今深深影响着我，我害怕黑夜，胆怯又自卑。我没有理由责怪外婆，外婆的童年饱受饥饿、困苦、歧视，能活下来就是奇迹。所幸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，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幸运更幸福。



回家

朱幸福

接到堂弟骆思南的电话后，骆维名就开始为叔叔骆志平夫妇回家安葬的事忙碌起来。

1949年，16岁的骆志平被渡江的解放军带去了部队，去过朝鲜，上过天山，多次荣立战功。他儿子骆思南在苏州工作安家，两位老人便要求骆思南在他们去世后，将其骨灰盒先寄放在殡仪馆内，等有机会再迁回老家安徽骆村安葬，算是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吧！对于这位曾经给家族和家乡带来过许多荣耀的堂叔，骆维名觉得必须全力以赴地办好迎接叔叔婶婶回家的所有事务。

骆维名请来家族里两位有威望的长者，共同选定自家的一块荒地作为骆志平夫妇的安葬之地，并将周围清理干净，用大理石制作好墓穴、墓碑。

清明节前一天的上午，在骆维名的操办下，骆思南如约将父母的骨灰盒护送回骆村，骆氏族人和邻居闻讯都迎了出来。他们身着深色的服装，胸前佩戴着小白花，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肃立在公路和墓穴之间的小路两旁，迎接这位英雄游子的归来。

墓地周围，摆放着十几个花圈，乐队奏着低沉的哀乐。

骆思南夫妇双手捧着父母的骨灰盒步下车来，在哀乐声中缓缓走向墓穴。

突然，人群中有人大喊了一声：“慢！这骨灰盒不能下葬！”

犹如晴天霹雳！乐队立刻停止了吹奏，哀乐声骤停，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了。在场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“谁在捣乱？”骆维名率先打破寂静，吼道。

“骆维名，你欺人太甚！”骆村的麻老三嚷嚷着站出来。

“麻老三，你清明节遇见鬼了？”骆维名骂道。

“就遇见你这鬼了！”麻老三气呼呼地说，“骆志平夫妇的坟墓葬到我们麻家老大的地上了！而且，你事先都没跟我们打个招呼，这也太欺负我们麻家人了吧！”

在场的人都愣了，骆思南也把不解的目光投向了堂哥。

“这事你别管！”骆维名冲骆思南一摆手，将麻老三拉到一边说，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麻老三脸涨得通红，指着树木和土地说：“骆志平的墓穴有一半在你家地上，另一半是我麻家老大的菜地。”

骆氏的两个长者闻声围上来，左看右看，喃喃咕咕着。

骆村老生产队长走上前，仔细看了看说：“麻老三说得对，墓穴是过界了。”

骆维名的冷汗立刻流下来，连声说：“麻家三哥，对不起！对不起！我和你家老大的菜地是连在一起的，因为都荒芜多年了，我记错了与两家的分界线。这事我做得不对，我给你赔礼道歉了。”

说着，连连鞠躬道歉。

在乡村，一般都是将家族先人的坟墓在自家的荒地上，如果要安葬在别人家的地上，也要事先沟通好，给点使用费，或者办桌宴请一下地的主人。但墓穴一旦选好，就不能再更换地方，否则对自家也不吉利。

这边是麻老三不同意安葬，那边是骆思南夫妇捧着两个骨灰盒无法放手，汗流浃背。安葬仪式陷入僵局。老生产队长果断地站了出来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：“骆志平夫妇的骨灰盒还是要正常安葬，但骆家要出点钱办桌酒，感谢一下麻家人。地是国家分给我们使用的，这地也荒了多年，骆家记错也是无心之过。毕竟骆志平是我们骆村走出去的老革命、老英雄，给他个安息之地也说得过去。”

“我愿意出钱，多少钱都可以，只求能让我父母早日入土为安。”骆思南说着，眼泪也流了出来。

围观的群众看不过去了，就劝道：“麻家老全家到城里定居20多年了，连责任田都被调剂给别人家了。麻老三，跟你家老大做做工作，给他点钱，让老英雄尽快入土为安吧。”

这时，就见麻家老大手持花圈匆匆地走了过来，说：“刚才的事我都知道了，骆志平是我们村走出去的老英雄，能误葬在我家荒地上也是我麻家的荣幸，今天我正好回来祭祖，赶上了，就来送个花圈。记得小时候我曾听爷爷说过，骆志平还是我爷爷的干儿子，算是我叔叔辈的人了。”

在场的人立刻激动地鼓起掌来。

乐队再次奏起低缓的哀乐，安葬仪式继续进行，骆维名等族人、麻家老大等村邻依次上前鞠躬、哀哭，表达了对这位老英雄的敬意和追思。

鞭炮齐鸣，纸灰弥漫，现场格外庄严而肃穆。